

宋代絕句六百首



宋代绝句六百首
蘇仲翔題



陈增杰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福州

宋代绝句六百首

陈 增 杰 选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3印张 4插页 340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630

书号: 10173·718 定价: 2.15元

前 言

绝句的起源

绝句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体式之一。它短小精悍，便于吟咏和记忆，能以最经济的篇幅表达丰富的内容，言简意长，含蓄隽永，被称为“最精炼的诗体”、“浓缩的诗”，因此历来为广大读者所喜诵爱读。

绝句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两类（“言”即“字”，五言即一句五个字，七言即一句七个字）。另有六言绝句，不过比较少见。从平仄格律方面讲，又有律绝、古绝的区别。律绝（近体绝句）限用平声韵，有严格的平仄粘对规则。古绝（古体绝句）多用仄声韵（也有用平声韵的），平仄粘对可以不拘。律绝是绝句的正宗。唐宋以来的绝句诗，绝大多数是律绝，古绝只占极少数。

“绝句”这个名称，约出现于南朝齐梁时代。南朝梁简文帝萧绎有《夜坐浮图上相轮绝句诗》（见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六引）和《咏灯笼绝句诗》（同前卷八十引），南朝陈徐陵编选的《玉台新咏》卷十载有《古绝句四首》。萧绎二诗和《玉台新咏》所录四诗，均五言四句之作。跟唐代五言绝句比较，虽句数字数相合，而平仄格律未符，只能说是五言古绝一类。齐梁之际的诗人十分注重四声韵律，是我国格律诗的酝酿时代。象这类五言四句为一章的“绝句”，当时

颇为流行，而且渐趋向律体化。我们从中可找到一些同后世律绝的格式要求协合一致的作品，如梁王伟《在渭阳赋诗》：

平明听战鼓，薄暮叙存亡。

楚汉分龙斗，秦关阵未央。

（《全梁诗》卷十七。字下加黑点者为仄声，其余为平声，下同）

平仄粘对完全合律，是一首成熟的五言律绝。类似的诗例还有沈约《咏帐》、刘孝仪《咏织女》、庾信《重别周尚书》、徐排妻刘氏《赠许娘》等。

七言绝句形成的时间比五言绝句稍后。象梁简文帝《夜望单飞雁》之类，并未协律，还只能算是七言四句为一章的古绝。但南朝陈江总的《怨诗二首》：

采桑归路河流深，忆昔相期柏树林。

奈许新缣伤妾意，无由故剑动君心。

新梅嫩柳未障羞，情去恩移那可留。

团扇箠中言不分，纤腰掌上诮胜愁。

（《全陈诗》卷七。“障”字有去声、平声二读）

这里除第一首起句“河流深”的“河”字，当仄而平，不合唐绝句的格律（犯“三平调”）以外，其余完全合格。不过象这样合律的七言绝句，在南朝诗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①。

从上述可知，五七言绝句其实在唐以前齐梁时代就已经出现，其平仄格式亦已初见端倪；只是尚处在变化发展中，还未成为近体诗的固定体式。

现在回过头来再说“绝句”得名之由。比较有影响的一种看法是：认为“绝”是“截”的意思，绝句即截句，截取律诗之半而成。元刘埙《禁题绝句序》谓：

有律诗而后有绝句。（《水云村稿》卷五）

元傅汝砺《诗法源流》说得更具体：

绝句者，截句也。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；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；皆对者是截中四句；皆不对者是截前后各两句。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，观李汉编《昌黎集》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。

（明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引）

这个说法简单直接，望文明义，似可接受；而且将绝句与律诗的平仄对仗形式作比较，也确乎如此。但其实不然。因如上述，先有古绝，然后渐变为律绝，绝句之名称，即始见诸古绝，怎么能说是截律诗之半所得？五言律诗亦萌芽于齐梁时代，与五七言绝句的出现差不多是在同时（七言律诗则迟至唐初才形成）。从诗体起源的历史来考察，也不能说绝句是从律诗中分化出来的。所以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，清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、王士禛《师友诗传续说》、陈仅《竹林答问》等均已提出驳议。

另一种解释是：“绝”取“断”义，“六朝人凡两句谓之联，凡四句谓之绝”（纳兰性德《渌水亭杂识》卷四），绝句即四句断为一章之意。董文焕《声调四谱》云：

绝句云者，单句为句，句不能成诗；双句为联，联则生对；双联为韵，韵则生粘，句法平仄各不相重。无论律古，粘对联韵必四句而后备，故谓之‘绝’。由此递增，虽至百韵可也，而断无可减之理。

这是说，律句的四种基本句式，即“仄仄平平仄，平平仄仄

平，平平平仄仄，仄仄仄平平”或“平平仄仄平平仄，仄仄平平仄仄平，仄仄平平平仄仄，平平仄仄仄平平”，在一首绝句中完全具备，故谓之“绝”（谓独立自成一章）；而律诗以及排律乃从此“演令充畅”，延续增扩而成。这一说法较为可信。至于古代诗文集集中将绝句归入律诗目下，乃是因为绝句亦格律诗之一体故。“律诗”有广、狭二义，狭义专指八句为一首的五律、七律；广义则泛指近体格律诗，包括五七言绝句和排律在内。所以不唯韩愈的《昌黎集》，唐代其他文集如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集中，都把绝句列于近体“律诗”名下，但这显然并不能用来证明绝句是由律诗变出的。

宋人绝句的内容特色

绝句虽然在齐梁时代已经产生，但它作为格律诗的固定体式被人们大量写作，则是在唐代。唐代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成熟和发展时期。绝句这种体裁在唐代诗人手里运用自如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名家辈出，佳篇叠见。不但出现了王昌龄、李白那样的七绝圣手，独步一时，享有盛名；而如王维、孟浩然、杜甫、刘长卿、韦应物、李益、王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李贺、张祐、李商隐、杜牧、陆龟蒙、罗隐等，也都各以独特风格的作品，称誉后世。所以人们一谈到绝句，便立即会想到唐诗来。

宋诗承唐诗之后，“变唐人之所已能，而发唐人之所未尽”②，别开户牖，自辟蹊径。绝句的创作情况更是这样（一般地说，宋人近体格律诗的创作成就超过其古体歌行）。在唐绝的高峰面前，宋代诗人并没有亦步亦趋，为前人所拘

固；而是继承唐人绝句的优良传统，吸取其养料的同时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，努力开辟新的途径，写出具有自家精神面貌的优秀篇什，取得了可与唐绝比肩并美的可喜成就。

宋人绝句有哪些特色？从内容方面讲，宋绝的现实性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它的取材较为广泛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面亦较广，其中一部分忧国感事，有关时政的诗作，使读者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，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。其次，在诸如登临览景，羁旅情思，田园隐逸，酬唱答赠，咏物咏史这类传统题材的处理上，也都能变化翻新，自出机杼，举凡“天地之精英，风月之态度，山川之气象，物类之神致”，写来无不光景常新，别具境界。南宋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卷下谓：“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，其所得各不同，而俱自有妙处，不必相蹈袭也。”所论不为溢美。下面试加分类考察。

（一）爱国之什。

有宋一代，民族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。北宋亡于金，南宋亡于元。外族入侵，中原板荡，山河破碎，家国沦夷，人民遭受流离颠沛之苦。宋代的诗人们在绝句中唱出了这个苦难时代的心声。岳飞“斩除顽恶还车驾，誓将贞节报君仇”

（《题青泥市寺壁》），抒写抗敌御侮之志；文天祥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（《扬子江》），表达忠贞报国之心。陆游以垂暮之年，衰病之身，僵卧荒村，尚自发“铁马冰河”的战斗壮思；至于生命弥留际，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，写出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不朽诗句。这类直撼胸臆的诗篇，大声鞞鞞，气壮山河，充溢着爱国主义精神，曾经激动着各个不同时代读者的心弦，被人们永远传诵。

还有一些绝句反映“神州草木腥”的国耻和“遗民泪尽胡尘里”的痛苦生活，表达了对沦陷的故国故乡的深沉怀念；揭露宋廷弊政和妥协投降的国策，谴责统治者苟守“牛角山河”，依然歌舞享乐，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。忧世伤时，感慨悲愤。至范成大出使金国途中所写《州桥》、《市街》诸作，刘子翥追怀汴都往事的组诗《汴京纪事》，汪元量被俘北行沿途创作的组诗《湖州歌》，则皆以史笔为诗，抚事抒怀，感慨沧桑，不惟凄惋感人，而且足资考证史事，前人誉为“可备野史”。

特别应当一提的是，南宋亡国后遗民节士如林景熙、谢翱、谢枋得、郑思肖、真山民诸人的作品，或叙写抗元斗争，或抒发亡国哀思，激楚苍凉，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艰苦卓绝的精神，读之“令人心眼一开”（贺裳语），在诗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上述诸作，皆“有关一代事迹”，“非嘲评风月所比”，“宋人七绝，自以此种为精诣”（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四）。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五称宋绝句“有不似唐人，而万万不可废者”，也正是指的这类“以劲直激昂为主”，“忠义之色，使人起敬”，可推为“诗之正声”的爱国诗篇。

（二）民生之什。

宋绝句中有不少诗反映民间疾苦，揭露社会弊病，写得真切具体。张俞的《蚕妇》、梅尧臣的《陶者》、杨万里的《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》，揭露了“织者不得衣、陶者不得居、耕者不得食”的不合理现实；朱继芳的《农桑》写出“客户耕田主户收”的剥削现象；蒲桃的《呈寇公》、叶绍翁的《田家三咏》、谢枋得的《蚕妇吟》，将织妇与“妖

姬”、田妇与“红袖女”、蚕妇与“玉人”的两种不同生活作了强烈对比，都富有社会意义。农民在“年岁好”的时候，所盼望的不过是“屋山添得一层茅”（叶茵《田父吟》）；至于荒年凶岁，那只有“拾青荚”（晁补之《流民》）充饥了。我们从下面这些诗句里：

“而今风物那堪画，胥吏催租夜打门。”（苏轼）

“秋晚稻生孙，催租不到门。”（张孝祥）

“官中可但追呼少，不质田输折米钱。”

“乞借蜡钱输麦税，免教缉捕闯门来。”（陈造）

“小妇连宵上绢机，大耋催税急于飞。”

“无力买田聊种水，近来湖面亦收租。”

“笺诉天公休掠剩，半偿私债半输官。”

“黄纸蠲租白纸催，皂衣旁午下乡来。”（范成大）

大）

“催科知要先期办，风露饥肠织到明。”

“隔林恐有人闻得，报县来拘土产钱。”（洪咨夔）

夔）

“苗绢已成空对喜，纳官还主外无多。”（华岳）

“年年织得新丝绢，又被家翁作税钱。”（宋伯仁）

仁）

可知道宋代租赋剥削之苛重。诗人潘邠年老家贫，才写得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一句，忽催租人至，诗思被沮败，再也不能完篇（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四）。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情况完全是真实的。“胥吏催租夜打门”，在当时决非个别现象。这些绝句诗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宋代社会的有价值材料。

（三）风土之什。

以诗纪风土，描写山川风物，民情习俗，充满地方色彩

和浓郁的生活情趣，是宋人绝句的另一个特色。王禹偁的《畚田调》，写商洛山区的畚耕风俗，沈括的《延州诗》，写延安物产；苏轼的《食荔枝》、《被酒独行遍至四黎之舍》和刘克庄的《潮惠道中》，写岭南风光和海南景物；陈造的《房陵十首》和范成大的《夔州竹枝歌》，写巴东、房县山区的环境和民俗；杨万里的《竹枝词》，写江南牵夫的劳动生活；叶适的《桔枝词》，写永嘉风土和桔乡风情，等等。这些诗作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，反映了诗人实际生活的体验，新鲜活泼，透发着泥土气息，具有真朴自然的美感，读来倍觉亲切。

（四）田园之什。

东晋诗人陶渊明开创田园诗一体。唐代诗人如王维、孟浩然、储光羲、韦应物等，也都致力于田园诗的写作，描写山水景物，用来寄托隐逸恬淡的情趣，但往意境静穆，脱离了农村的实际生活环境，使人稍感隔膜疏远。宋人田园绝句，能继承陶诗传统，写出了新的意境。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，结合风俗民情，融进劳耕生活，反映农桑的艰辛，表现了劳动者的欢欣和忧戚，这一切组成和谐的画面，显得真切而有生气。村野景物和劳动生活的融合，是宋人田园绝句诗的主要特色，也为古典田园诗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。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》，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，被人们誉为十二世纪中国江南乡村生活的风俗长卷。翁卷《乡村四月》、华岳《田家十绝》、方岳《农谣》等篇，亦皆质朴自然，清新可喜，为其中的佳作。

（五）题画之什。

为画题诗，唐人已见其作，杜甫、元稹、杜牧、李商隐、郑谷等均有题画绝句；但把诗直接写在画幅上，则始于

宋代文人画兴起之后（唐以前多系写诸别纸）。“诗是无形画，画是有形诗。”诗画结合，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，能收到诗情画意的艺术效果。宋人题画绝句多精品，想像丰富，匠心独运，往往妙趣横生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苏轼、黄庭坚、蔡肇、龚开最称擅场，余如张耒、晁冲之、李弥逊、陈与义、朱松、范成大、郑思肖等并有可观。苏轼《惠崇春江晚景》和《书李世南所画秋景》、黄庭坚《题阳关图》、蔡肇《题画授李伯时》、张耒《题周文翰郭熙山水》、晁冲之《与秦少章题汉江远眺》等，都是传诵的名作。这些诗，不仅既写“画中态”，生动地再现了画图景象；而且又能妙传“画外意”，表达了画幅中所没有的意蕴，拓展画境，令读者产生无限遐想。也有的借题发挥，用以寄托自己的感慨，如龚开《瘦马图》和《题赵鸥波高士图》、郑思肖《伯牙绝弦图》即是，耐人寻味。

（六）论诗之什。

论诗绝句，滥觞于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，中晚唐诗家虽不乏嗣响，然尚未蔚为风气。宋人喜以议论入诗，故用绝句手段来作诗论，写来颇能得心应手。其作或评论前代作家得失，如李觏的贬抑齐梁宫体艳情诗，王安石称美张籍乐府“妙入神”，王十朋指出苏轼“诗因迁谪更瑰奇”。或批评当时文艺界不良现状，如李觏批评“意熟辞陈”的因循作风，“若见江鱼应恸哭，腹中曾有屈原坟”；杨万里批评“传派传宗”的宗派倾向，“黄陈篱下休安脚，陶谢行前更出头”；戴复古批评晚宋卑琐浮靡的诗风，“近日不复秋鹤唳，乱蝉无数噪斜阳”。或总结自己的创作心得，如陈与义“忽有好诗生眼底，安排句法已难寻”，言刹那形象之不易捕捉；陆游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和刘克庄

“从今诗律应超脱，尽吸潇湘入肺肠”，写实践体验之重要。这些都不乏精见卓识。若黄庭坚“闭门觅句陈无己”和“少游醉卧古藤下”二首，将评论与怀念结合在一起写，笔端真情流露，尤为诚挚感人。

（七）咏史之什。

咏史诗贵在能出新意，有识见，有寄托。明谢榛（茂秦）《四溟诗话》卷一谓：“史诗勿轻作。或己事相触，或时政相关，或独出断案。若胡曾百篇一律，但抚景感慨而已。”胡曾，晚唐诗人，有《咏史》七绝一百五十首，见《全唐诗》卷六四七。然诗格甚平，多就事论事，流为套语，故为谢氏所讥。谢榛这里所说咏史三体（己事相触、时政相关、独出断案），可谓举纲张目，最得要领。宋人咏史绝句极见笔力。兹即就茂秦所论，约举一二诗例说明，以见宋诗家“研理日精，观书日富，因而论事日密”（《石洲诗话》卷四）的作风和特点。

先说与“己事相触”，即袁枚《随园诗话》说的“借古人往事，抒自己之怀抱”（卷十四）。王安石《贾生》诗云：

“一时谋议略施行，谁道君王薄贾生？爵位自高言尽废，古来何啻万公卿。”贾谊的政见为汉文帝所采纳，但自身却受守旧派的排挤离开了朝廷，这一点跟罢相后的王安石境遇相似，故作者举以自比。咏贾生，实则借表心志，涵意深蕴。又如陆游《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》，凭吊杜甫，感遇己身，也是双管齐下，一笔两枝，“谓之咏少陵可，谓之自咏亦可”（张完臣评语），寄慨遥深。

次说与“时政相关”，即借古事以议今事，着眼当前政事，具有现实意义。王安石《赐也》诗云：“赐也能言未识真，误将心许汉阴人。桔槔俯仰妨何事，抱瓮区区老此

身。”与晏殊同题之作针锋相对，借批评汉阴老人和端木赐的观点，回敬守旧派官僚，表达他锐意改革的决心。又如李清照《乌江》绝句，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借古讽今，赞扬项羽不屈的英雄气概，讥刺南宋王朝偏安一隅，甘受屈辱。

再说“独出断案”，即能站得高，看得远，精于事理，具真知灼见。李觏《读长恨辞》诗云：“蜀道如天夜雨淫，乱铃声里倍沾襟。当时更有军中死，自是君王不动心。”写玄宗为失去杨妃而伤心落泪，于兵士死亡则无动于衷，揭露他只爱美人，不恤士卒。是能透过现象，抓住本质，超过了前人同题的感慨（如唐郑畋七绝《马嵬坡》）。清诗人赵翼亦有《马嵬》绝句：“莫唱当年《长恨歌》，人间亦自有银河。石壕村里夫妻别，泪比长生殿上多。”为人誉称。其旨意则与李诗一脉相承，可谓善能变化者。又如王安石《乌江亭》绝句，也表现了作者的卓识。

（八）咏物之什。

咏物绝句，如郭震咏云，欧阳修、张舜民、张耒咏百舌（画眉鸟）、王安石、洪咨夔咏促织（蟋蟀），曾巩咏柳，陈师道、陈与义咏牡丹（芍药），郑思肖咏寒菊，林景熙咏蝉等，都遥有义蕴，值得一读。这里仅就咏梅诗略作介绍。

前人谓“梅诗最难工”（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五）。宋绝句中咏梅之什特多，作者根据自己的独特体会和感受，从不同角度摄景命意，故笔下的梅花形象千姿百态，各具蕴抱。王安石“凌寒独自开”之墙角梅，黄庭坚“片片点汀沙”之水边梅，朱熹“不应憔悴损年芳”之故园梅，刻画梅花高洁、坚贞的品质，其中寓有作者人格在内。苏轼的落梅：

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。

写其情意，邹浩的岭梅：

今日霜缣玩标格，宛然风外数枝斜。

写其格调，陈与义的墨梅：

粲粲江南万玉妃，别来几度见春归。

写其风韵，黄铢的野梅：

一夜霜清不成梦，起来春意满人间。

写其精神，萧德藻的古梅：

湘妃危立冻蛟脊，海月冷挂珊瑚枝。

写其古拙冷艳，丑怪中以见妩媚。是皆能造其妙境，饶有思致者。至陆游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”的奇想奇句，则达到物我为一融合无间之境界，咏梅诗至此可叹为观止矣。

以上八类，仅举其大较而言，不可能包括全面，但宋人绝句题材内容方面的一些特点，已可概见。

宋人绝句的艺术成就

古代评论家称唐诗为“唐音”，宋诗为“宋调”，说明唐诗和宋诗其气格风貌迥异。就绝句而论，如果说唐绝主“气”主“韵”，则宋绝主“格”主“意”；唐人绝句以风韵胜，以气象胜，以浑厚胜，宋人绝句则显示了格律精严，命意新巧，锻炼工细和善于熔铸典故的特点。

宋人绝句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作家艺术风格的多样化。就其流派而言，主要有三：刻意精炼，造语工妙，而又妥贴自然，平易近人，王安石是其代表，号“半山体”；南宋永嘉四灵沾其馀绪③。奇峭瘦硬，气骨遒劲，用事使典精切，黄庭坚是其代表，号“山谷体”；陈师道作风近似，故

世称“黄陈”；南宋萧德藻传其句法。构思新颖，活泼灵巧，善于捕捉刹那形象，杨万里是其代表，号“诚斋体”；晚宋诗家多受其影响。此外如苏轼之意兴超妙，姜夔之情韵饱满，陆游之沉雄畅朗，范成大之清俊平婉，皆能独创格调，称誉当世，足以名家；而欧阳修之质直疏畅，苏舜钦之轩昂奔放，张耒之简易淡远，陈与义之警练奇壮，及戴复古之清健，刘克庄之豪快，郑思肖之幽微，林景熙之凄怆，亦自各具面目，可备一格。

宋绝句的写作特色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注重研字炼句。

杜甫说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讲究修辞铸句，这一点为宋人所承继。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“绿”字乃反复推敲所得，是注重炼字的著名例子。又如：

柳叶鸣蜩绿暗，荷花落日红酣。

（王安石）

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。

（秦观）

风掉浮烟匝地回，雨将浓绿扑山来。

（张耒）

一枝淡贮书窗下，人与花心各自香。

（朱淑真。咏木犀，即桂花）

一川新涨熨秋光。

（范成大）

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上窗纱。

（杨万里）

“暗”字“酣”字，形容尽致；“浮”字、“掉”字、“扑”字、“熨”字，均用得新颖生动；“留”字“分”字，“精致而不费力”；下一“淡”字，境界全出，可见作者襟抱，

固诗眼之所在。

(二) 对偶精工。

绝句只有四句，一般少用对仗，为的免使句法板滞。宋人喜以偶句入绝，或对起，或对收，或四句全对，运用自如，音节铿锵，句律整饬，无牵强凑合之迹。如：

“绿成白雪桑重绿，割尽黄云稻正青。”

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

(王安石)

“楚山全控蜀，汉水半吞吴。”

(晁冲之)

“夜月池台王傅宅，春风杨柳太师桥。”

(刘子翥)

都为工对，句相连属而意不重复。王安石的“绿成”联，十四字中包含四种色彩（白、绿、黄、青）；白雪、黄云，妙喻作对。“看似”联，寻常与奇崛、容易与艰辛，又系句中对。晁冲之的“楚山”联，字字相对，无懈可击。刘子翥的“夜月”联，不惟用词工丽，写景中寓含讽刺。整首诗用对偶的，如王安石《题齐安壁》、陆游《夏日六言》、许月卿《白雪》等。

(三) 章法多变。

《四溟诗话》谓“宋人专重转合，刻意精炼”（卷一），其谋篇布局，出幽入奇，极尽变化之能事。

(1) 一笔直叙。梅尧臣《京师逢卖梅花》“忆在鄱君旧国旁，马穿修竹忽闻香，偶将眼趁蝴蝶去，隔水深深几树芳。”王安石《天童山溪上》“溪水清涟树老苍，行穿溪树踏春阳；溪深树密无人处，惟有幽花渡水香。”前首叙述，后者写景，皆走笔流贯，有一气呵成之妙。